

財主底兒也

(下)

改知



原书缺页

而哀憐，哭了。蔣純祖，是用這個傷心的哭泣，來結束了他在投向世界的最初的體驗：這個世界是過於可怕，過於冷酷，他，蔣純祖，是過於軟弱和孤單。

他絕望地走到街上去找尋食物。他看見，一個兵士，吃了麵餅沒有給錢，並且打那個要錢的小販，接着他看見，另一個兵——這個兵襤褸而矮小——，目賭了這場行兇，走近來，替那個行兇的傢伙付了錢，陰沉地走開去。蔣純祖，對行兇的兵和給錢的兵同樣懷着敬畏，站在冷風中。那個給錢的兵看了他一眼，向他說，繳入已經估領淳化了。他點頭，表示明白，他聽見遠處有爆炸聲。

於是他吃了麵餅，從那個給錢的兵，感染了那種陰沉——他覺得陰沉可以拯救他底軟弱的生命——走回來。那個襤褸的兵士在荒涼的街道中和在周圍的爆炸聲中走開去的情景，以使他永遠記得。

在平常，如此荒涼的景色，和那個在荒涼中不動聲色地走開去的襤褸的，矮小的兵——蔣純祖覺得他是在走向爆炸聲，走向死亡——是會叫蔣純祖極端淒涼的，但現在蔣純祖不敢有感情。他看着這個兵轉彎，然後看見一輛疾馳的軍用汽車，淡淡地想到在他們面前和自己面前等待着的是流血和死亡，走了回來。

他蒲生家底隣居已搬空，側門敞開着，蔣純祖就從這側門出入。院落里，是銀簫着字紙，破絮；在垃圾中有一隻雞雛底屍體。天陰沉，無風，然而寒冷。院落和牆壁，因為寂靜，呈顯出單調的灰色。蔣純祖站下，看大姐底家屋，並看自己從那里出

入的那個窗戶。他想到，就在三個月前，這裏還有着眼淚，責備，撫慰；就在三個月前，他帶着幻想和雄心出發，認爲自己決不同顧這個家屋。於是他想到，他底那些絕對的願望，是不再有實現底可能；他是被遺棄了。

在蔣純祖離開的時候，南京是興奮而熱烈，而且，蔣純祖覺得，很安靜；在他帶着可怕的經驗回來的時候，它，南京，是加深了他底經驗。南京是在敵人砲火底射程內，街道和住宅荒涼，像蔣純祖所看到的那個兵士一般陰沉。蔣純祖覺得一切是進展得太快——他決未想到南京曾在敵人砲火底射程內——而自己是生活得太疾速；他決未想到他會在三個月內便完全丟棄了往昔的一切，而學習到那種陰沉，被迫接受新的命運。

蔣純祖是覺得這個世界底速度太可怕，像以前覺得這個世界太遲笨一樣。這個世界，是越過了 he 底熱烈的，年青的心靈所要求的：如人們所看見，如他自己所知道，他底心是並不會準備這樣冷酷的毀滅的，雖然在離開南京的晚上，他祈禱毀滅。在那種浪漫的，停頓的感情遭受了打擊後，蔣純祖是被迫明瞭了自己。因爲這，他對那個矮小的兵士底態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蔣純祖雖然短促地想念往昔，哭了起來，却並不真的想往昔回轉的。縱然在如此的絕望中，他也感覺到他心里是有了新異的寶貴的東西；並覺得將要領導他走更難苦的道路的，正是這種東西。蔣純祖，是像大半青年一樣，毫無疑義地順從了他目前所

處的世界，即戰爭的毀滅的世界。像他在三個目前順從那個浪漫的，熱烈的世界一樣。

他未考慮他此刻應該怎樣；他祇是在不意識中，對他自己和他所處的環境作了一種緊張的精神活動。他是理解了這個環境底本質，即無情而陰沉。於是這個感情豐富的，多幻想，軟弱的青年，在某種努力下，被所謂陰沉這種東西偽裝了。他想，在此刻，一切都是可怕的，自己也是可怕的；一切善良，像一切惡意一樣，是可怕的。將純祖，沒像平常一樣經過那種道德底激動，在哭泣後，在遇見那兩個兵士以後，便信仰一切人都應該罪惡，或應該被罪惡偽裝了。他認為那個矮小的兵底給錢，並不是一種善行；而那粗暴的兵士底行兇，並不是一種惡行；正像他在途中所經驗的，那兩個兵士，是由於某些偶然的機緣，便會毫無保留地掉換位置的。人類底情操，是變動得像江南平原上的戰爭一樣快；或者說，人類底情操，是不變的：罪惡和善良總是那麼多，而一切人都傾向利己，在毀滅中便傾向殘酷。

這種內心底思索，對於將純祖，是比他此刻將如何這個問題更重要。將純祖是那種誠實的青年：在這個時代底教養下，誠實於他認為對於生命是重要的東西。現在，在遠處的爆炸聲中，在冷風中，在絕望中，他認為這個世界底善與惡的問題是最重要的。他認為，正是因為沒有理解這個問題，他底某些行為才那樣可恥，正是因為不明白善與惡，他底心才如此絕望。

他是站在這座荒廢了的住宅中，不感覺到形勢底急迫，思索着善與惡。他是從懷涼中站了起來，懷着奇特的戒備凝視着面前的門窗，想到在這些門，這些窗戶中，在幾個月前，是怎樣地充滿了生活底紛擾，充滿了公開的笑聲叫聲和秘密的眼淚，充滿了蔣淑珍底慈祥而悲苦的努力和傅蒲生底酒醉的喧嚷——他是在想到這些的時候，想着善與惡。他覺得他以前毫末理解到這種生活底善與惡。他想到，蔣淑珍底慈祥與愛護，不但絲毫不能影響他底命運，並且徒然地增加他底苦惱，——他是想得很冷靜，雖然他剛才還爲這些啼哭——所以，對於他，不是善行也不是罪惡。而對於那個比他還要利己的大世界，更不是善行或罪惡。但對於蔣淑珍自己，他冷靜而遺憾地想，是善，也是惡。

聽到遠處的飛機聲和爆炸聲，他想到，在他前面佈置好了的，是流血或死亡。他想到，在毫無牽掛的時候，爲這個民族而死，和敵人戰鬥而死，是應該的，但不是善或惡。對於這個民族，將是善，但對於得不到光榮——即使在絕望中，蔣純祖還是有對光榮的渴望——的自己，却不是善。蔣純祖想，人們首先祇能感覺到自己，在死亡的時候，更是祇感覺到自己：人們必須安慰自己，那安慰，必須得自光榮。

「但是剛才的那個兵，他在火線上，也想到光榮嗎？不，他是陰沉，他是仇恨，」蔣純祖癡呆地想，倚着窗口，站在冷風中。「但仇恨就是光榮，覺得自己是爲了什麼，就是光榮！覺得身後有很多，很多的人！雖然這很多很多的人有時候也是仇人！」

他嗅鼻子，用凍裂了的繃手指鼻涕，「但是我爲了什麼？難道真是自私地爲了光榮！我怎麼感不到在我後面有很多很多人！」他痛苦地想，發呆地望着前面。

有鈍重的爆炸聲傳來，他緊張地歸聽。

「啊，對了！他們在抵抗！我們在抵抗！那麼我現在感到很多的人子！」他想，幸福的微笑出現在他底發紅的眼睛里和凍裂了的唇邊。

他繼續聽見爆炸聲。他獨自尋樂似地抖了一下身體。然後他不動，望着前面。

「啊，我現在多麼安靜，等着敵人來吧，我多麼安靜呀！」

覺得自己不再胆怯，覺得自己已補償了以前的一切怯懦，蔣純祖有短促的幸福。在那種心靈底緊張的反省後，蔣純祖覺得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感到幸福。他覺得他底從上海逃到南京來，是對的，因爲祇有在逃亡後，他才有這幸福和認識；雖然在這個逃亡里是充滿了可恥的怯懦。

他忽然聽見街上有緊張的騷動聲。他跑到門口，看見了通過街道的散兵和難民。教導總隊底騎兵馳過，難民們擁到街邊。

那一小隊騎兵，是戴着鋼盔，露出冷酷的面容——蔣純祖覺得那些鋼盔是特別的沉重，覺得他從未見過比這更冷酷的面容——馬腿上有泥濘，像快艇分開江波似地，分開難民們和散兵們，發出一種可怕的聲響，在凍結的石塊路上急速地馳了過去。寒冷和靜肅中馬蹄底尖銳的聲音，給予了嚴肅的，嚴重的印象。而在這種嚴重中，蔣純

祖覺得這一隊騎兵，冷酷的人如與泥濘的馬匹，是一種特外的，無上的美麗；他覺得，正是爲這美麗，人們踐踏別人，並犧牲自己底生命。

騎兵過去後，有四輛戰車發出轟聲，迫切地通過街道；它們把石塊路壓陷下去，難民們在屋簷下偷偷地溜去。有爆炸聲，遠空有濃烟在舒捲。接着有轟炸機底沉重的聲音和附近地面上的機關槍聲。從難民們中間，叫出了一聲尖銳可怕的聲音，於是所有的人，原來呆呆地站着的，都逃跑起來。有兩個男子逃到蔣純祖所站的門內來。

蔣純祖覺得一切是嚴肅而動人，沒有什麼可怕！他很懊悔，在上海的時候，沒有這種勇敢的心情。他本注意到有人溜進門。但他聽見了一聲憤怒的，野獸的叫聲。

他回頭，看見一個穿得特別厚重的老太婆——蔣純祖認識這個房東老太婆，並理解她爲何穿得如此厚重——飛速地蠢笨地在院落里奔跑，舉着木棍向那兩個闖入者奔來。她用可怕的聲音吼叫着，暴跳着，在沉重的炸彈聲中兇惡地保衛着她底祖傳的家產。那兩個穿短衣的，商人模樣的男子，像懼怕猛獸似的迅速地逃了出來。

蔣純祖，無故地毆到榮耀，走進門。老太婆向他衝來，他露出嚴肅的笑容，站住不動。

這個老太婆，是此間南京底無數的家產保衛者之一。她認出蔣純祖的時候，便站住，但她並不奇怪，並不希奇他底狼狽的服裝，面孔，頭髮，和其他一切不幸底表徵。她是顯得非常平淡，她搖了搖手，接着她叫起來，責問蔣純祖爲何打開門。蔣純

祖嚴肅地笑着，未及回答，敵機已越過低空，而在一種可怕的嘶聲中，一顆炸彈在近處爆炸。蔣純祖伏倒，覺得瓦礫和木片，甚至彈片，落在自己身上，蔣純祖覺得彈片落在自己身上，嘴邊露出輕蔑的笑紋，但同時他朦朧地看見，那個房東老太婆在塵砂飛揚中依然不動地站着。敵機過去，蔣純祖迅速地站起來，未及檢查自己底身體，看見那個穿得特別厚重的老太婆在塵砂飛揚中僵硬地倒下去了。

蔣純祖跨過去，蹲下來。蔣純祖突然伸手摸老太婆底表情恐怖的脸，覺得她死了。同時他覺察，右邊的牆壁粉碎，從牆壁外面，有濃烟挾着火燄昇起來。

院落里頓時充滿了辛辣的濃烟。蔣純祖又摸觸了一下那個可憐的老太婆——他想起，她是異常剛愎，時常無端地干涉蔣淑珍底家政的；她總是大聲伸訴。這樣好，那樣不好，他記得，大姐總是焦躁地笑着，聽着她——在濃烟中跳進窗戶。

他用盡他自己吃驚的大力打碎了一口箱子，檢查裏面的東西，終於他選了傳蒲生底一件黑呢大衣，脫下自己底破爛的棉大衣，穿了起來。他跳出窗戶，在濃烟和燃燒的炸裂聲中注意地繞過老太婆底屍體跑出門。

蔣純祖跑到大街上。這是十二月六號，在淳化各處已開始了殘酷的爭奪戰，中國軍底司令部遺棄了，或失去了，南京外圍底大部份重要的據點，圍兵於城內，這些軍隊將除長江以外無退路。指揮不統一，南京是在可怕的混亂中；然而走到太平路上，蔣純祖發現南京是在陰沉中：一切力量都發露了出來，在大街上陰沉地流動。

各處有火燄，遠處有聯續的爆炸聲，近處有高射炮底孤軍射擊。濃煙彌漫了天空，濃煙在強勁的冷風中飄盪，房屋瓦礫場和道路呈顯着特殊的灰色；每一扇門都緊閉，呈顯出特殊的蕭條和陰沉。在太平路上，有大羣黑的搖擺的軍隊和軍用卡車向中華門底方向走；有難民們底懷慘的烏合羣向經江門或水西門底方向走。而有一些和逃亡的心理搏鬥着的，無處可去的男子們，則從家中出來，大街小巷地緊張地亂走；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走，誰也不能說明。

而這一切流動，都是靜悄悄的；在各種砲火底聲音下，更顯得是靜悄悄的。在各種人們中間，是混雜着一種特殊的人物，那是買食物的窮苦的小孩和男子們，間或也有婦女；他們是冷酷而決斷：他們是，以生命做本錢，索取高的代價。他們表明：無論經過怎樣的砲火，也門是還要活下去的，南京，是還要活下去的，一如它曾經活過來。

大量的軍隊，大部份是狼狽不堪的，河流一般在街道上流動，他們是走向和人民們相反的方向。他們是特別地陰沉。蔣聽祖好久在街邊站着，等軍隊通過。在看見小小的，標明着龍或虎的戰車時，他總有激動：他記得，在城外那個中學讀書的時候，他經常看見這些戰車在公路上行駛，在黃土路上印出深深的軌跡；他每次總激動，想到這些戰車底前途。現在他是像看見了這種親密的朋友一般，這個朋友悲壯地向他表明了自己底現在的，和將來的處境，並使他想到了他們往昔在鄉野中的懷涼的友誼。

蔣純祖是昨天從下關進城的，經歷過那里的困難，所以現在向水西門走。但道路時常被阻塞：有時被火簇阻塞，有時被軍隊阻塞，有時被從難民們中間發生的恐怖阻塞。這樣一直到晚上，蔣純祖疲倦，飢渴，昏迷，擠在無盡的難民和車輛中間出了水西門。

夜里依然行走。背後是南京城底鮮明的火光。第二天黎明，蔣純祖無力，和很多人一樣，在離南京三十里的一個村莊里，在一家屋簷下睡下來。醒來的時候，天在落雨，他繼續行走。那無窮的難民，是像決堤的水流浸到曠野里去一樣，在各個道路上分散，在第二天的行程里便顯得稀薄了。第二天下午，剩下來的人們遇見了潰亂的兵羣，在恐怖中向各個方向逃奔，有的婦女們就在地上睡下來，聲明再也不走了。蔣純祖，在昏亂中——他是開始了他底求生的長途，除求生外再無別的意思——想到和人羣一起逃奔是不好的，獨自向荒野逃亡。晚上他到達江邊，在江岸上繞了一圈，沒有力氣再走，在江邊的一個荒涼了的村莊中停下來。在仔細地察着了周圍，掩藏了自己底身體以後，他便睡着了。他是睡在潮濕的稻草堆中，他是像所有的人一樣，明白自己底生命底可貴，而顯出人類和野獸所共有的簡單的求生本能來。

一個軟弱的青年，就是這樣地明白了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自己底生命和別人底生命，就是這樣地從內心底嚴肅的活動和簡單的求生本能的交替中，在這個兇險的時代獲得了他底深刻的經驗了。一個善良的小雞，是這樣地生長了羽毛了。現在他睡去

了，睡得很安寧。冷雨在夜里落着，飄灑了稻草堆；他深藏在稻草中。

深夜里，村里有激烈的大吠，他醒來，偷偷地爬起來。他看見擎着火把從村中匆匆通過的一羣散兵。這些兵一律破爛可怕，在陰慘的火把下，顯出他們底疲憊乖戾的臉和燃燒的眼睛。……

散兵們通過後，蔣純祖悄悄地走出稻草堆，走到村外，看見了灰白的江流，聽見了水流聲。他向南京底方向凝視，周圍是兇險的寂靜和荒涼，他看見了南京天空上的暗紅的，陰慘的火光；他並且看見，在地平線後面，有兩股細瘦的火燄筆直地豎立着。他長久地凝視火光和火燄，在最後，遵照着這個時代底命令，他露出了輕蔑的，嚴厲的笑容。他是像這個時代的大半青年一樣，祇要有力量，是總在責備着他底祖先，他底城市的。

「毀滅——好極了！」他說，笑了一聲。

蔣純祖是即刻使明白，這種毀滅是如何的澈底了；而在以後數年，便明白，這種毀滅，在中國是如何地不澈底，以及不澈底的可怕，以及沒有力量再忍受毀滅的可怕了。

第二天，蔣純祖沿江岸孤獨地走去；他是懼怕着任何人。他底樣子是異常狼狽，他是像囚徒一般兩頭長髮，在飢餓的臉上有不短的，柔軟的鬚毛，對於鬍鬚，他是沒有

經驗的，因此在摸到這些不知的鬚毛時，他有近於戀愛的激動。他是穿着傳蒲鞋底舊呢大衣，弄得滿是泥水；在里面，是穿着一件生蛋子的紅色的毛絲衣。這是在他過十七歲的時候，蔣淑華送給他的禮物——和一條破爛的軍褲。他是赤着腳；鞋子是早就拋棄了。

他是懷着恐懼，走得非常快。他沿江邊行走，雨止歇，積雲溶化，有慘白的陽光照射在荒涼的，寬闊的江流上和兩岸的荒涼的曠野上。在曠野和邱陵上，時常有莊院或村落從冬季的林木或明亮的小河後面顯現出來，強烈地打動他：時常有看來沒有要意的行人或難民出現，以他們底苦難和努力安慰他。他覺得他也同樣的安慰了別人，感到哀矜的慰藉。於是漸漸地，那種單純的，熱烈的幻想又在他心里燒燃起來了。在這種發作里，他是突然年輕，可愛，具有敏銳的柔弱的心。

他走過一個橫在澄清的小河上的獨木橋，走進一個他在遠方看來像是非常溫暖而人煙麇集的，荒涼的村落。這個村落是剛被兵士們蹂躪過。他在走進去以前，是帶着一些非常可笑的心願——常常的，正是這種心願，使他在事後經歷到難以忍受的淒涼。潮濕的石板路上走着 he 先前看到，並從他們感到溫暖的那一對成為難民的夫婦，男的抱着小孩，女的，顯然在生病，裹在一條大的線圍巾中，扶在丈夫底肩膀上。這一對夫婦，是走得非常之遲緩，他們好像不再希望到達什麼地方了。那種可怕的不幸，是表示他們再無建立生活的能力了。蔣純祖悄悄地走近，發現那個女的在滾泣。那個男

子站了下來，以一種靜止的遲鈍的眼光可怕地看著他底妻子，沒有覺察到蔣純祖底走近。

街道是狹窄，潮濕，荒涼；從層雲中，冬季的太陽向這個村落投下慘淡的光線來。有這種光線下，那個女子底微弱的凝泣，那個男子底可怕的注視，以及那個睡著了的小孩，給予了鮮明的，深刻的印象。蔣純祖是懷着陰沉的情緒，停留了一下，而後走進巷口的一家半開的麵食館。

他很快便出來，在他底每個衣袋里塞滿了麵餅。在他走出來的時候，一顆戴小帽的，微小的頭顱跟着從門里伸了出來，以一種警戒的臉色張望了一下，而後縮了進去。同時，麵餅舖關上了。

蔣純祖走過去，發現那一對夫婦在附近的牆壁下；男的坐着，女的則倚在他底腿上，躺在泥濘中。蔣純祖站住，考慮是否要送他們一些麵餅。

「也許我會餓死，也許他們有比我更多的錢！」他突然想。

蔣純祖，是懂得了此刻這個世界底殘酷無情的。並且，爲了自己底生存，立意和一切另外的生命作激烈的競爭；他是冷酷地思致了善與惡。但當他看見了這對不幸的夫婦，而有了上面的思想的的時候，他心中是有了激烈的痛苦；他覺得自己有罪。於是，他心中重新有了在他走進村口以前的幻想；他是突然年輕，可愛，具有敏銳的柔弱的心。

蔣純祖，帶着生憤的神情摸出四個麵餅來，向那男子笑了一笑，走近去。但因為那個男子看他，用同樣靜止的，遲鈍的，可怕的目光。他有了新的不安：人們，在親善的笑容未得到回答的時候，便常常有這種不安。蔣純祖突然覺得，他是不該為自己底心而侮辱別人的！但他還是遞過麵餅去，同時又笑了一笑。

那個男子底可怕的臉，在灰白的陽光下露出一種近於笑容的酸苦的紋路來了。他伸出打顫的手，接了這個佈施，並用幾乎聽不見的小聲說謝謝。

蔣純祖有眼淚。不能說什麼，向村口走去。回頭望了一下，明白自己會永遠記得這一切，走出村落。

蔣純祖，覺得對善與惡有了新的理解，增漲了勇氣；主要的，因為覺得別人比自己更不幸，增漲了勇氣。他沿江岸行走。黃昏前，在恐懼強大地增長的時候，他在江邊的一個水灣里發現了一隻大木船；這隻木船標着參謀本部底旗號，上面站着衛兵，孤獨地泊在小灣里。

蔣純祖是異常恐懼——在下午的路程里，他兩次遇見散兵，並看見長江里有上馳的汽輪，從艙頂上向江岸放槍——所以不再猶豫，在泥水中跑近這隻木船。

那個穿着棉衣的高大的哨兵厲聲吼叫，並舉起槍來。但蔣純祖繼續跑近，不相信這個兵士會射擊：在絕望中，他祇能相信自己底軟弱和人類底善良。

一個穿毛領灰布大衣的，瘦削的軍官從艙艙里跳了上來，走到船頭，看見在這處

跑的祇是一個人，臉上便顯出厭惡的，疲乏的表情，並且垂下了眼臉。顯然他已奮鬥得過於疲勞，顯然他剛才是在艙中昏沉地打瞌睡。蔣純祖站在泥水中懼怕地看着他，與其是懷着對失望的恐懼，甯是懷着對冷淡的陌生人的恐懼。一切青年，在遇到那些冷淡的，生活經驗豐富，並且具有獨特的世界的陌生人時，總要有這種恐懼。

上尉徐道明——蔣純祖後來知道了他底階級和名字——冷淡地看了蔣純祖一眼，顯然未聽蔣純祖底懇求的訴說，搖頭，走到船艙里面去。蔣純祖像小孩，恐懼地沉默着，站在冰冷的泥水中。蔣純祖在熱情發作中，是發覺自己再也不能走一步，再也不能單獨繼續這個可怕的，難於想像的長途了。他很明白，不達到目前這個目的，他必定會哭出來。他是像小孩，在熱情發作中，覺得不得到那塊蛋糕，便必定會哭出來，於是準備哭出來。

江上有膨脹的冷風，天色逐漸灰暗。蔣純祖在泥水中站着，想着怎樣才能打動那個陌生的，可怕的軍官，想到在灰暗中吹刮的江上的冷風或許能夠打動這個軍官，一面制止着哭泣的衝動。那個站在船頭的龐大的兵，是在用一種遲鈍的，不經心的眼光長久地看着他。蔣純祖，突然發覺這個兵士在看他，向這個兵士匆促地笑，溫柔的，親愛的笑；口渴般動着嘴唇，眼里有眼淚。

這個面容剛強的兵縮在棉大衣中嚴厲地看着他，好像很忘諱蔣純祖底這種親愛和溫柔。

「這些人多麼可恨！多麼驕傲！自己很快樂，一點都不懂得別人底痛苦！」蔣純祖想，想到自己對那一對不幸的夫婦的幫助。

「但是哪里的？」這個兵含着顯著的敵意問——蔣純祖覺得如此。

蔣純祖情急地說了自己底情形，拉了一些他自以爲重要的軍隊關係。這個兵帶着那種淡漠的表情看着他，不等他說完，掉開頭去，望着江流。蔣純祖沉默，追尋他底視線，望着江流。

「你們可能幫一點忙吧，同志！我一點都不妨礙的，大家都不幸……」

蔣純祖未說完，那個龐大的兵上掉過頭來，皺起眼睛，歪嘴，並以手指船內。蔣純祖感激，含淚看他。

「同志！同志！」蔣純祖向船內懇求地大聲喊。

板艙而陰沉的徐道明重新走了上來，未再問什麼，吩咐兵士放下跳板去。蔣純祖移動在冷水中凍木了的脚，爬了上來，然後轉身撤跳板；爲表示自己殷勤，並爲了防備會有另外的人跟隨他上來，以致妨礙他，他轉身撤了跳板。

「謝謝你們；蔣純祖以打顫的祇聲說。想到他還是第一次說這句話，想到他未曾向任何朋友說過這句話，未曾向哥哥姐姐們說過這句話，想到，在某次宴會里，蔣淑珍曾因爲他底唐突無禮而啼哭——他眼里又有眼淚，同時他呈獻了一個親愛的，有罪的微笑。但他因彎腰而眩暈，仆倒在船板上。」